曲凤莲诗歌

定律

茫茫大海，一叶孤舟
砍断了的缆绳
甩到山那边
抽烟的老人
火星掉在蚂蚁身边
燃起了大火

阴暗处一张阴险的脸
透明的晶体
把他变幻

无形

狠狠打在水面的
咧开嘴的棍子
狰狞地笑了

痛苦是远方流过来的水
在呻吟
鱼儿惊吓得上蹿下跳
以及水草、偷食的水蛇
欢快翻滚的河床

时不时的涟漪
印证着浑圆的嘴巴
夜空里扫帚星拖着尾巴
悄悄溜走了

父亲

启明星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
街门搭链响了
一阵子踢踏声，人跟在牛身后

甩动着鞭花
身背犁地的犁铧
赤裸着亲吻大地的双脚

黎明的帷幕徐徐升起
早春吹来阵阵寒气
犁铧在牛蹄后翻滚着波浪
泥土的香味涌进肺腑
老牛喷着白色的哈气

歇一歇，喝口水吧
老父亲，汗水流进了你的胡子里

母爱

鸡在打鸣！三更天了

炕上
微弱的煤油灯还在抖动着光亮
一只残臂
在艰难地缝补衣裳
针尖刺破了手指
血一滴一滴，嘴唇在吮吸
又开始飞针走线

什么气味？唤醒了嗅觉
灯头烧焦低垂的头发
——孩子们快快长大
那是母爱的渴望

芦叶香

映在水面纤细的身姿
挥动潇洒的毛笔
在空气里写

苇叶包裹着伟大的诗香
乳白色的根
系住大众的追想

纷飞满天的花絮
写满金秋的书房
古今的芦苇肃立
继续屈原的华章

书林漫步

盛夏的果实

——李韬《女士们先生们》序

南丁

本书作者李韬为虞城人氏，我就想起虞城。

1957年早春，我在《河南日报》读到一则消息，说是虞城有位回乡知识青年叫李友轩的，在养猪场喂猪，他凭着一只哨子能指挥猪群集合吃食，解散休息，人称“猪司令”。这则消息拨动了我的好奇心，我由郑州专程乘火车去了虞城，在养猪场住下，近距离地与李友轩及他的猪们相处了数日。李友轩的哨音，在他的哨音的指挥下猪们的行动，至今依然如在耳畔眼前。那是我第一次去虞城，第一次接触虞城人，给我的印象是虞城人是用心用脑在做事的人，是认真的，又是聪慧的。

此后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结识了李明性、赵世信、张兴元三位，或是编辑，或是官员，或是作家，编辑明性官员世信也都在业余写小说散文，皆有所成。我所接触的虞城人，给予我的都是加号的正面的东西，以为虞城人可交。

李韬这个虞城人，是于梦魇般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那年的1976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倏忽间四十年的光阴就荏苒而去，李韬也到了不惑之年了。在当今，我以为可以将不惑之年读成风华正茂。四十岁，正是一个人的夏季，所谓的灿若夏花，正是在这一季节绽放的。

李韬于读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时，到同村一个师范毕业的叔辈家玩，见他正在临习《多宝塔》，即被书法的魅力吸引，从此开始习帖练字，多年不辍。大学毕业，他应聘到省城一家行业报纸《质量时报》，当时应聘者甚众，李韬就凭他自制的一册“线装书”《李韬书法作品集》，而被录用。在报纸做副刊，这正是他所愿，他常去泡书店，买书读书，不断地充实丰富自己，这是其一；其二，在名家新作的作者简介中有时会找到作者的供职单位，他要向名家约稿。

如此这般，竟约来了张中行、王世襄、吴祖光、丁聪、王元化、余性尧、黄裳、贾植芳、吴小如、袁鹰、钟叔河、流沙河、陈四益、方成、董桥、陈子善、李辉、陈思和、王晓明、钱理群、池莉、蒋子龙、刘心武等众多名家学者的稿件。

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李韬的约稿信，小楷信笺，一丝不苟，满纸之乎者也，一派学究模样，还有选择地奉上自己的“墨宝”，乞请正腕。

李韬的这副模样，不是装出来的、作出来的，这正是他的本来模样，用心用脑实诚热情做事待人。

本世纪初，李韬去了新版的《郑州晚报》，仍做副刊做文化版，记者、编辑、主任，一路做下来，前数年做到晚报的副总编辑。至于这个职务，对于当时年近四十的李韬来说，也算是个“盛夏的果实”吧。他更看重的或是另一个果实，就是他于两年前推出的他的作品集《风雅》，上下两册，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包括他采写评说的八位书画家的文字，他的书法作品，还有七首赋，也包括八位友人对他的评说。书印得雅致、大方、厚重。我翻看了他的书法，我不是书法门里人，不敢妄评，但是可以说说我门外人的感觉，不论小楷、行书、行草、汉隶等诸种书体，看起来还都是蛮舒服的。

李韬又要出书了，就是这本《女士们先生们》，看这书名，会不会瞬间就吸引住了你的眼球？

女士3人，先生13人，计16位，涉及书画家、作家、学者、电影演员等行当，多为作者采访得来。对媒体记者采写的此类文字，一般看法认为会流于浮浅，我在阅读前也对之半信半疑，并无多少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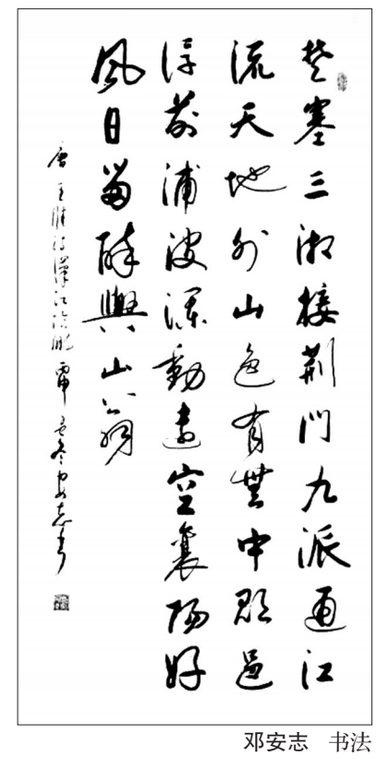
待至读完此书的首篇《永玉六记》，就彻底打翻了我的疑虑，甚至有点兴奋起来，忍不住赞曰：此文甚妙！文分：黄氏大展记、黄氏人生路、黄氏艺术观、黄氏读书记、黄氏品人录、黄氏一家子六个章节，娓娓道来，将这位出自湘西的沈从文的表侄只受过不完整的初中教育，之后做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黄永玉，这位堪称当代中国的大画家的传奇人生，他的艺术观点，他的艺术成就，他的交友，他的率性，他的放达不羁，都一一生动传神地呈现在你眼前，使你可以看到他感知到他抚摸到他的体温，仿佛你也和这位个性的90岁高龄的老头儿有了亲密接触。不做足了功课，不具备与这位老头儿有着心灵相通的能力，是断不会写出此等文字的。那么，从这篇《永玉六记》，也可以看到其作者李韬的基本素质，以至这个被采访者有点怪的大画家也就欣然命笔为李韬题下“栏杆拍遍”这四个大字。李韬当然视若墨宝予以珍藏。

一路读下来，黄裳、张海、曹新林、赵世信、张国臣、贾平凹、梁晓声、陈村、王跃文、李巍松、潘虹、九丹、尹丽川、高苇棠、苏飞，等等，这些人物或为我敬仰的学者、熟知的作家画家、曾谋面的艺术家，也有通过李韬的文字才认识的书画家，有的是李韬的朋友，也有的是我的朋友：或展开叙述，或只摄取一个镜头，或长文或短章，皆有生花的妙笔，皆能传达出他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各自的精气神。

以李韬的认真，聪慧，实诚，热情，可以期待他在他人生的秋季，有更丰硕的更喜人的收成。

是为序。

（此文为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原主席南丁生前为李韬新书《女士们先生们》所作的序。本月11日，南丁先生在郑州逝世。）



邓安志 书法

巴西狂欢节 德依赛腊 摄影

新书架

《中国建筑简明读本》

祝玉婷

本书是一部图文并茂、纵览中国建筑发展历史的普及读物。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全方位展示了南北建筑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别是在民居、会馆、书院、祠堂等章节，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从北至南，由东至西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带领读者鉴赏中国建筑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要表现的精神气质。

作者简介：

赵逵，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美国弗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会员。

丁援，建筑学博士、博士后，曾留学德国，并担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遗产委员会专家委员。

李纯，建筑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随笔

河心树

程远河

你可曾见过，长在河心的树？

我见过。就在黄河上。

黄河刚入下游，宽展也流急。把南岸平平的土堤，削成了一道道沙洲。有一些水滞留，有一些水到这转一圈又流走。在主流和河汊的交接处，我看到一艘搁浅的大船。

这船在北方，在这亘古的大河上出现，很是稀罕，落拓里有古意，有流转的诗情。

船上，有沙土。是它自己当时的运载，还是船已无底，是河床凸起显现？土上有草，有高高的狗汪汪，有郁郁的抓地龙，还有一团蓬勃的马耳朵。它们抱拥着，能感到使劲生长的架势。

众草中间，昂然长起一棵椿树。

锨把粗细，三四米高。看不见根，树身光洁笔直，树冠蓬大而葱茏。远望，会以为这是渔者硕大的绿伞，为他垂钓和出没风波遮雨挡阳。

只缺少一个箬笠蓑衣叼着长烟袋的老者。两岸的人家，都在烟雨苍茫里。

不是江南小镇石桥边，是黄河浩大的激流边。这弃船上的草树，这一枝独立的小椿树，是安然，还是风险？

哪来的种子，是风吹来，还是鸟衔来？现在这树上有几只鸟在静看波涛，如果是鸟衔来，是它们中的哪一只，还是它们父母的作为，还是那鸟早已远飞，它不知道自己遗落的种子已蔚然成树？流水在它身边撕扯着，冲刷着，叫嚣着，攻击着，这木船还能经起多久的冲击呢？如果哪一天木船散架，木板必然随波逐流，沙土入水被冲走或者沉入河底再不见天日。草们那么小，一定被流水或泥沙裹挟，东行时会被岸边的柳树绊住，或者挂在别的船底。那这棵椿树，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这是一棵孤树，它的出现就是偶然和幸运。它破土在破船的心间，在草群里稍微一长，便使人们知道了生命的区别。它不缺水源，不缺清风，不缺流霞白云，但生命不安然却随时存在，它不能如岸上的树那样紧紧抓住大地的臂膀。它注定风雨飘摇，随时会有灭顶之灾的降临。

或者，那木船不会散架，这椿树能生长许久，伟岸得能够要抚弄高天流云。但树大必然要根深，它的根须能穿过沙土，深及多厚的土层？如果船还有底，它的根须碰到船底，又需要进行怎样的突围？是坚决把木头扎穿，还是曲曲弯弯间寻找路径，把生命的渴望向更远处延伸？

这只是我的想象。船有限，船上沙土有限，树对生命的渴求无限，我不知道这有限怎样支撑无限，能否促成无限？

偶尔落下的鸟儿是过客，也是树的眼睛和耳朵，我正是因为听到鸟叫才看到小树。树会欢呼鸟儿的降临吧，它喧哗里的孤独只能与鸟儿一起问答。这千里奔腾间有这么一点一竖，灵动了谁的感觉，飘逸了谁的情思？

它能最后成大材吗？也许最危险里也最安全，它因此少了许多斧钺的戕害。或者它被冲倒时恰被人发现，又把它异地新栽，它再添年轮，在别样的天地间长成伟丈夫。

八年前我见的它，今夜想起它竟再不能眠。大河千古，流去多少人事，我独记住这棵河心树，并时时怀念它。

知味

霜雪里的甜食

董改正

下一场霜，山里红就冻着脸了，红了，面了，软和了。我拾柴火，不经意摘一个，甜，能在舌尖上打滚的甜。有一只刺猬窜出来，身上背着好几个，像一棵矮蓬蓬的山楂树。

松毛糖挂在松针上，霜一样，雪一样。踮脚去就，露出一大截腰身，冷咧，拽一枝，坐在石头上吃，可甜了。松毛糖不是蜜蜂酿的蜜，是一种虱子一样的昆虫吃松针的分泌物。

河滩上有地梨。地梨是一种三叶草的根茎，长得跟虫蛹相似，不到霜雪不甜。带个小铲子挖，挖出来就在水里摆两下，剥皮就吃，有点像乳汁，听说女人吃了奶孩子好。我下意识地按一下，生怕自己也长出乳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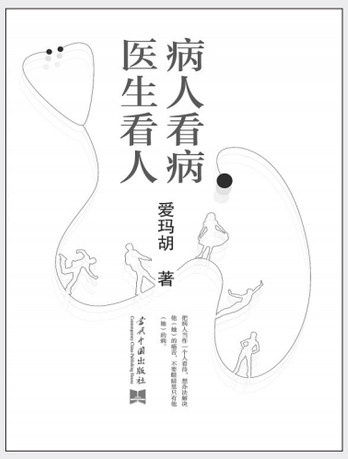
荸荠也是在霜里甜起来的，脆而甜。要是洗净了，放在孔隙大一点的竹篮里，吊在门口的钩环上，北风来吹一下，雪意来窥一下，它竟然软和起来。那个脆生生的劲儿，尽化作了一腔柔情蜜意，柿饼一般，甜到了心里。山芋也可以这样，捡个一点儿不破皮的山芋，拿干爽透气的网兜儿兜着，悬在房梁下，两个月过后，也是柿饼一样软和鲜甜。我家前方是圩区，后方是山区，山芋可多，就像山芋藤子下在土里的蛋，可我没吃过柿饼一样的山芋——我老是站在凳子上，隔一天捏一次，它就烂了，坏了。

萝卜也是这样甜起来的。经霜后的萝卜，辛辣没了，尽是水津津的甜。上学路上拔一根，就在鞋面上蹭蹭，剥皮如花，也不顾冷了牙冻了胃，吃得嘴角滴水。在天津火车站，有老头挑着担子，里面摆着切片的心里美萝卜，外皮青，里面红，老头吟卖：“萝卜——赛梨——”有很多人买。老头见我看他，问：吃一片？我说好。他拿牙签扎一片递给我，果真赛梨。我买了一小杯，背着双肩背包，踩着雪，咯吱咯吱的，一边赶火车一边吃。

白菜经霜后，那点青气没了，就是不用猪油炒，也是甜丝丝的，并且菜帮子都是软和的。菠菜也是。我洗菠菜很认真，因为都是整棵拔起来的，它的根可甜，不舍得揪掉，那就得蹲在小溪里慢慢洗。在甜味稀罕的缺糖时代，红红的菠菜根是一种恩赐。有一类田鼠也吃菠菜根，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发现的。

很多年过去了，甜味已经不稀罕，甚至很多人都无糖化了。那些山野中北风里变甜的吃食，我一直爱着。

连 载



又好些年再没有见过她。前几个月，她儿子送她来住院，说她总心慌、胸闷、睡不好觉。本来想送到做手术的医院去复查，她坚持要到我们医院来，说熟人熟事，待着自在。老病号嘛，我们也亲切，连忙安排了检查，所有指标都正常，心脏血管检查也没有太多问题。大家都放心了，送她出院。

过两天，儿子又把她送过来了，还是一样的毛病。能做的检查都做了，没发现异常。她常常就说不舒服，看看吧，什么也没发现，陪她说会儿话，她就好了。她也常常跑到我们办公室里聊天，看着挺好的。她自己也笑，说像假的，到医院病就好了。这样反反复复，她儿子说，钱无所谓，长住也无所谓，保着命就行了。我们都说，她只是寂寞了，要找人说话。

一次，我忍不住说：“婆婆，我看你呀，就是缺个伴，没人说话，所以七想八想的。”

她没有否认，低了半天头，叹了口气，说：“唉，哪里有人讲话撒，讲话的人都死了。”

我一时不好作声，也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个他。

可怜的姐姐

值班医生打电话给我，说收了个94岁的婆婆，急性心肌梗死。人是昏迷的，已经处理了，可是家属怎么说也不肯签病危通知书。已经沟通了一个小时，婆婆的儿子就是不松口，说：死了就找医院扯皮。

有什么可扯的？医院本就是死人的地方，急性心肌梗死本就是要命的病，近百高龄本就已接近人生终点，难道把医院当作阎罗殿，把医生当作孙悟空，想让谁活，一笔勾销生死簿？

还是看看再说吧。

踏进监护室，就看见十几个术后的病人坐在床上，笑嘻嘻地看着同一个方向。问都不用问，新病人一定在大家都看着的地方。我扭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哆哆嗦嗦地往躺在床上的另一个更老的老人嘴里塞东西，嘴里叨叨：“你吃呀，吃呀，不吃饭怎么行？”躺着的老人一动不动，食物从嘴角流出来。旁边站着个70多岁的妇女，不知是姐妹还是妻子。

我连忙上前阻止：“她都昏迷了怎么吃？呛到气管就麻烦了。”“可她不吃饭会饿死的。”“不怕不怕，我们会给她打营养针，不会饿死。”总算不喂了。

我先看了看生病的老人，情况不太好，生命体征目前还算平稳。再打量照顾她的那个男人，背驼成了虾米，双手抖得厉害，应该就是病人的儿子。我试着跟他沟通：“你妈妈病得挺厉害。”他努力抬头看我：“没事，张医生说，住院就好了。”“哪个张医生？”“楼下的张医生。”我明白了，一定是急诊科医生安慰他的话，他当真了。反正病人昏迷听不见，我直接跟她儿子说：“我们医生会全力抢救，但你妈妈病得很厉害，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挨不过去。”“那总要拖一个月、两个月吧。”我暗暗觉得不对，思维不合常理啊。

转身问那位七十多岁的妇人，原来是病人的女儿，说话还像个明白人。我跟她沟通：“你妈妈得的是心肌梗死，你懂这个病吗？”点头。“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你懂吗？”再点头。“那你们家人都通知了吗？心肌梗死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还是点头，老妇人一句话不说，目光躲躲闪闪。

看她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我温和地问：“那为什么不签病危通知书呢？只是要证明我们通知你们了。”她头也不抬，用手指偷偷指那男人：“他不让签，谁签就要打谁，说签了医院就不救了。”她又小声急切地对我说：“你快走吧，莫惹了他打你。”怕得抖了起来。

我看她实在可怜，又疑惑，轻轻牵她的手，引到那男人听不到的门口，问她：“你兄弟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她更加慌张了，急着说：“哎呀！是的，你可莫给他听见，他不高兴人家说他的，他是精神分裂症。”说着话，那男人已经嚷嚷着过来了，手夸张地举了起来：“你搞什么？不能签，要死人的。”

我也怕他发病，一旦打人杀人，他连法律责任都不用负，打也白打，杀也白杀。把女人推了推：“没事没事，你去吧。”

到了办公室，我彻底没辙了，一腔苦恼：字没签哪。实在不行，只能在医务科备案了。

过了一会儿，那老妇人偷偷摸摸在办公室门口张望。我连忙叫她进来，她摆手小声说：“不行，他看见会打人的。”我一把把她拽进来，就手关上门，安慰她：“没事儿，他看不见的。”一心想让她把字签了，又不忍心吓唬她。

她先给我赔不是：“对不起医生，我弟弟虽然有病，原来没有这么暴躁，就是娶了老婆，他老婆天天骂他打他，把他逼的，现在动不动就跟我们动手，其实心肠是好的。你放心治，死了不找你们扯皮。”我着急：“那万一你妈妈死了，他会打人吗？”“不会的，死之前我们随怎么也要拖回去，不能死在外面的。”我放心了，本地习俗，要死在屋里的。

字还是得签，否则病历说不过去。

我换了个方式：“这样吧，如果你们实在不签，我们只能找村委会，走被遗弃老人的路线，让他们签字。但是遗弃是犯罪，这个你要想好。”

她一听，吓坏了：“不会让我去坐牢吧？”

我顺势说：“从法律角度说，你妈妈的法定委托人本来就是你，你弟弟精神有问题，本来就不能签字。所以要告遗弃，你说是找他还是找你？所以你最好还是签了，你悄悄签，你不说，我不说，你弟弟怎么会知道？”

她动心了：“那你可千万不能说啊。”

我点头，“不会说的。”一边使眼色给小医生：赶快打印病危通知书、委托书……她颤颤巍巍地签了，不时偷偷看看门外。

小医生偷偷跟我竖大拇指，我只觉是欺负老实人，心里内疚。没办法，谁叫吃这碗饭呢。

中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始终是交给家人的，这对家人很不公平，但是……目前，好像还真没有更好的办法。

第二天，来了一帮子人，把老人抬回去了。

祥林嫂

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我第一次遇到梅。

那时她大约二十三四岁，一把黑直的长发，野草一样。讲话时总是热切地看着对方，从不躲闪，嘴角坚定地上扬，是个有主张的姑娘。